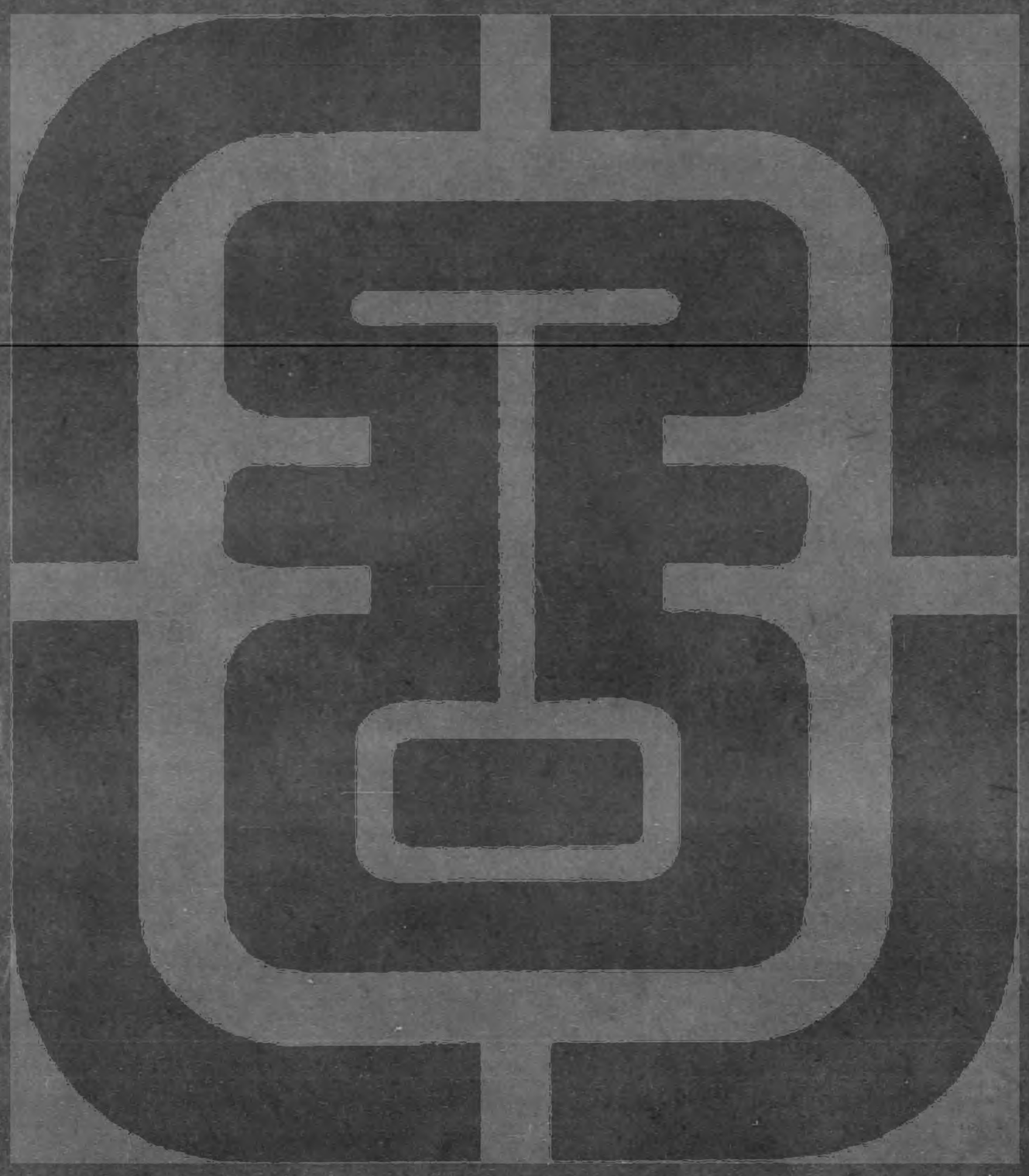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七十三

隋

高熲　牛弘

李德林　楊素 父敷　子玄感　趙元璩　劉元進　素弟約　素從叔昇

蘇威 子夔　韓禽虎 弟僧壽　僧壽弟洪

賀若弼 父詮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梁睿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歲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渤海蓨人也其先因宦北邊
沒於遼左曾孫高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
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賓位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
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參佐賜姓獨孤氏
及信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更每往來其
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公憲
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錄
卒於州及熲貴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謚曰簡熲
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

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
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
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高祖得政素知熲彊明乂習兵
馬多奇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邦公楊惠諭意熲承旨欣
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於是爲
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疏高祖
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腹尉遲迥之起兵也高祖遣韋孝
寬伐之官軍至河陽矣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
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熲見劉昉鄭譯等並

無去意頴遂自請行深合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
忠孝不可兩兼歎息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
縱火柴頴預爲土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及
平迴還侍宴於別內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
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遇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
左僕射兼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
爲獨孤而不名也頴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
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頴能與
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頴復位俄拜

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爲邊患詔頴鎮遏緣邊
及還賜馬五百疋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
頴頴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
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
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頴流涕
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晉元景等伐陳令頴節度諸
軍會陳宣帝崩頴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
頴綏集江漢甚得民和上嘗問頴以取陳之策頴曰江
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獲之際

微微士馬聲言掩襲賊必乘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必疑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淸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人不出數年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九年平呈廣伐陳以頌爲元帥長史三軍咨稟皆取斷於頌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頌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封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頌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左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頌於帝帝怒之皆被疏黜因謂頌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行幸并州留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以留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後復

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頻與
賀若弼充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
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
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
太子勇文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司時爰惑入太微犯左執
法術者劉暉私於頻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德以禳之
頻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頻爲
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頻
欲反帝未有所答頻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
帝潛有廢立之志謂頻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
天下若之何頻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
獨孤后知頻不可奪陰欲去之而頻夫人卒后言於上曰
高熲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上以后言告
頻頻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惟齋舍讀佛經而
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
頻愛妾產男帝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
下當復信高熲邪始陛下欲爲頻娶頻心存愛妾面欺
陛下今詐形已見矣上由是疎
頻會議伐遼東頻固諫
不可帝不從以頻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

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頻初不欲行陛下彊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頻頻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頻殺妾矣帝聞彌不平俄而柱國王世積以罪當誅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之事云於頻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蘇威尚書解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頻無罪上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頻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宅召頻侍宴頻歔欷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頻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頻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頻人不可以身要君自第一也頃之頻國令上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因頻於憲司復奏頻他事云沙門眞覺嘗謂頻曰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群臣曰帝王豈不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

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大命不可耳頻與子言
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頻上曰去年殺虞慶則
今年斬王世積如更殺頻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
民頻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所頭
耳爾其慎之頻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頻歡然無恨色以
爲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將收周齊故
樂人及天下散樂頻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
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將帝侈靡聲色滋甚又
起長城之役頻甚病之謂太常卒李懿曰周天元以好
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作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
厚頻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頻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
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韶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帝聞之以
爲謗訕朝政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頻有文武大略明達世
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忠良以天下爲己任
蘇威楊素賀若弼韓禽虎等皆頻所推薦各盡其用爲
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
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政升平頻之力也論者以
爲眞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

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頗皆削稾世無知者子盛道
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盛道第弘德封應國公晉王記
室次弟表仁靖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
熾本郡中正父元細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
弘在襁褓有相者曰凡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
及長鬚貌甚偉性寬恕好學博聞位周位中外府記室
內史納言上士專掌丁文翰脩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
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弘
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
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刪
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始皇馭下
吞滅諸侯先王墳籍埽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
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
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
充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
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

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
西載七十餘乘屬西京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
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
定舊文論者美其宋版不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充廣晉祕
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
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
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氏收其圖籍五經
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
書丞王儉依劉[illegible]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

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書經
籍雖經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
陵遣將破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
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及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
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
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
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
驗其本目殘闕猶多秉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
三萬餘卷所益雜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

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遺闕比采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令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以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公平章事禮部尚書奉勅脩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臣以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教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七尋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二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

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闕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上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尺合十一尺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并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上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退西面[illegible]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籩[illegible]之[illegible]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尸坫揖讓升降亦以隆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

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六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
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
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
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有月令
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晳以爲夏時
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
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安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即爲
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
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

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
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
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
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
圓楣徑一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
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
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
十二牖以四方八牖乘九宮之數也亡皆外設而不閉
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

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閒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說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二三相重合爲九室

營不覆基房閣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記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

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

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為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為明堂未曉其制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不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元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知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甘六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考工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圜楣四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牖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

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初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于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皆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鐘爲羽大呂爲變宮夾則爲變徵他呂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土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鐘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鐘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

今直爲黃鐘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
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理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
作還相爲宮且作黃鐘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
謹案續漢書律歷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
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
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
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
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
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
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
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
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
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
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
畫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
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
鐘殼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
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

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
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經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
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
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
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當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
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
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
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
後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

易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
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鐘
者用黃鐘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
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
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
見行之樂用黃鐘之宮乃以林鐘爲調與古典有違案
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
制十二笛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以姑洗
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

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鐘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
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
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
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
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
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
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
吏部尚書卒子令弘與虞世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

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
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
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
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嘆曰
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練
具有隆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
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所選舉先德
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
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

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眞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爲敢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荅及即位又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士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三年進位上大將軍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嶽壇墠珪幣牲牢之屬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荅恩遇之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代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而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擁而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

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恠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寛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子方大有學業官至内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仁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弑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魏湖州户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内校書别在直閤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絶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寒單縗跣足州里人物敬慕之居貧轗軻毋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毋病稍愈逼令仕進

齊任城王楷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常語德林云竊聞蔽賢受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寶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不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氣宇終爲棟梁之用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遵彥即命德林作辭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以示禮部郎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滴之流耳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第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皇建初詔搜揚人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世稱典麗時長廣王作相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即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徧體生瘡黃腫數日間一時俱差皆云孝感所致朝廷

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
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後
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與黃
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及周武
帝入鄴之日遣使就宅宣旨慰喻云齊之利唯在於爾
宜入相見詔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二
宿乃歸仍遣從駕入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
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帝嘗於雲陽宮作
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

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
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
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
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
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矣帝大笑曰誠
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宣帝
大漸高祖初受顧命令邦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
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
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荅曰願以死奉公高祖大

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
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勑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
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
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
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厭衆心及發喪
便即依然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相
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
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
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

人意緒百端不加治點勛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
永橋爲沁水漲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諸
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慅
慅人情大異高祖得啓深以爲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
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之貴臣未相伏馭
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又
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
辭燕馬服以之敗趙也知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
略爲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

意必不敢動高祖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勑令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及駿馬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一班義須劃一縱令小有踳駮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詞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割斷不平今置鄉正爲害更甚勑令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脩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高熲助威之議奏稱德林狠戾多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勑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高祖省讀訖明

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
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
公貴與國始終乃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
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
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自隋有天下
每贊平陳之計八年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
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
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其宅取其方略
高祖以之付晉王廣然後從駕還在途中高祖以馬鞭

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粧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
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户晉王廣宣勑訖有
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勠力之所致也今
乃歸功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代觀云有若虛行
熲入言之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
書已出至地官府忽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天人欲與
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并覓莊店
作替德林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
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麦訴稱地是民物高

氏彊奪於內造舍上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十三年盧世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奏云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令廢之德林奏云此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今復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上遂怒太詬曰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云德林父終於校書妄云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廷議忤旨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參侍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守典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人掘井漑田勞而無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葬勑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

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
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
謂之曰卿識度天挺必至公輔言輟以此字卿當副其
實自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慎密未嘗有所非毀少以
才學見知爲齊中書侍郎於賓館受書陳使江總目送
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
之徒更相譖愬雖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不徙
一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
世勑撰齊史未成子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

位建安郡丞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魏華州刺史播之族曾孫也
四世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謚曰簡高祖恩河間太
守曾祖鈞博學彊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
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進封臨貞縣伯謚
曰恭祖暄字宣和性通朗彊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
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父
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
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

爵爲侯天和中爲汾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將毀孝先率
衆來寇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
卒於鄴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
節世人多未之知唯
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
逸群絕倫非常之器
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
好學研精不倦多所
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
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
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部
室轉禮曹加大都督
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
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

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暗其言赦之贈敷使持節大將軍
譙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所見禮遇嘗令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
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
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
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
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
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
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

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愼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譙南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爲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榮州刺史宇文忠自據虎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以弟岳爲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患之一我若作天子

殆定不能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櫓竿邊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一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

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客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止據江峽於北岸纜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舡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使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共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賞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將突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三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為亂以素為行軍總管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斬

女婦賞征人在陣免者從賊賊柰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愴勢逼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玄愴懸餘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陽州刺史吳州總管五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方盛而降之智慧盡屠其衆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汎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于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絲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為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

州爲亂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
奄至國慶遑遽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
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爲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國慶欲
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白効國慶乃
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
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
玄奬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餅實以金錢縑三千段
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
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
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
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
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令素營仁壽
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
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
悅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
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乃解
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
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

段黃金一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佞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錯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毘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

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
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
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
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喜之下詔
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
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
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
質受脤出師禽翦凶魁克平虢鄭頻承廟筭揚於江表
每禀戎律長驅塞垣南指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
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
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閑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
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
素經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素義
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窮以爲陰陽
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
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皐福壤營建山陵論
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
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户子子

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疋米萬石
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
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
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
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
冑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奴親戚故吏
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
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
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

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
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
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勑曰僕
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
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
上賜三公已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
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
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
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

書封出閤素條録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
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
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
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
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
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躭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
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躭子懼以城降有
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
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

還至達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止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効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華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將門出將相門出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千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

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旅饑餒每爲遲留不時進
發帝遲之遣使者促逼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
前後而發其弟虎賁郎將玄纘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
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
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
爲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
陽縣閉城大募男夫於是取騙布爲牟甲置官屬皆准
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
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

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洛
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
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
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
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
遷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誓衆曰我身爲
上柱國家累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
滅族者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
轅門請自効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志立義

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今上纂承實歷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人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營人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塡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昏淫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咸應士卒用命如赴[illegible]雖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illegible]城勢何支又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昭[illegible]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然言無所具遂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瀍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遂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

感許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
數千騎棄之大潰擁八十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
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懼論者
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
蹙糧又盡乃悉衆渡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餘合玄
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死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
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
陽武衛將軍屈突通也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
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于寔護兒復來救援玄感請計於

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職習兵事若渡河
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
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
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悉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
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敗玄感頻北復請於子雄子雄曰
東都援軍益至我師一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
倉以賑貧乏三輔可立招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
下此亦霸王之業會平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
陽西圖關中宣言已收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

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盤亘布陳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玄感窘逼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共傳送行在陳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旋王所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上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第仁行宮至諫議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其姓爲梟氏詔可之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富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誕不事產業家

徒壁立後授驃騎將軍
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
求賢壻聞元淑請與相
之及至其家服玩居
未見也及出連又致
因問所須盡買與之元
淑感而納焉遂爲富
歷德州刺史潁川太
異志遂與結交遼東
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民
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
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
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
勤元淑再三來宴樂多侈於前
元淑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
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
並有威惠入爲司農卿玄感有
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

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
亂其弟玄縱自駕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
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
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
籍沒其家元進餘杭人
長尺餘臂垂過膝屬
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
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
表非常遂聚亡命會
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
至數萬將度江而玄感
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
有衆七萬共迎元進
以爲主據吳郡稱爲天子以燮

崇俱爲僕射署百官置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焉爲緒所敗朱燃戰死俄而緒俱羅並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于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冥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遁遇反風火轉元進衆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皆爲世充所殺世充院其衆不黃亭澗死者二萬人其後董道沖沈法興李子通並乘此而起焉母弟約字惠伯

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爲查所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好沈靜內多謀詐好學彊記素交愛之凡有所爲先籌於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歷位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字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爲是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

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
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
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
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
必鏤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
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攜掌曰吾智慧殊不
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
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惟長保榮祿傳祚子
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
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
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
引約爲左庶子封脩武公進位大將軍及高祖崩遣約
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
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
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光祿大夫及帝在東都令
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枉道拜哭爲憲
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
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

憂瘁得非爲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
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素叔
祖穆字紹叔仕魏章州別駕孝武末弟寬請以澄城縣
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章州
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
尚寬惠夷夏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
位開府儀同三司章州刺史卒謚曰靜子昇字文殊美
風儀有器局髫齔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
愛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

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郡太守甚有能
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爲侯高祖作相行
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
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尋遷
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爲吳
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
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慶遜嗣儉弟寬
列在周史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父綽魏度支尚書周史有傳

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襲爵美陽縣公
仕郡功曹周革命大冢宰宇文護甚敬禮之以其女新
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中爲叔父
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持
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周武親總萬
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
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
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
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

爲丞相高熲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多召入卧内共
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
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耳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
保追贈其父爲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
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帝嘗與獻文皇后對觴召威及
高熲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
年朕爲之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險勵與公等
固之以觀時變公等以爲如何威進曰昔周文脩德旋
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臣願陛下恢崇德度

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
阻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西魏時
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嘆曰今者所
爲正如張弓非平世之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平威聞
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
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時見官中以銀爲鬲爲
昔因盛陳前世節儉之美以爲風諭帝爲之改容由是
雕飾舊物悉令除去帝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
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

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上乃召威謝之曰公能如是
吾復何憂矣於是賜馬二疋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
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上平官悉如故侍書侍御史梁毗
劾威身領五職安繁繁處無舉賢自代之心上曰蘇威
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逼之顧謂威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
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
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
逢亂世當爲商山四皓豈易致哉其爲人主見重如此

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心
威檢校雍州別駕時直
不籌之故革運數辛亡
故屬山東諸州人饑亡
子祭酒隋承戰爭之餘
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
書左僕射其年以母憂
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
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

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以
頻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
八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
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國
憲章踏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
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
冬去職柴毀骨立勅勉諭殷勤未
哭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熲
所使決民訟尋令持節巡撫江

爲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已來
無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
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卻叫之辭百姓嗟怨
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
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人驚
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 翼縣令嗚其刑於
是舊陳遂亡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農議
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illegible]
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與[illegible]子博士何妥各有

所持於是夔妾各爲一議使百寮各其所同朝廷多稱
威同夔者十八九妾恚曰吾席間幽文四十餘年反爲
昨暮兒之所弄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
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等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
皆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
言二人如威之子弟
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甫等罔冒爲官又國子
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所
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事皆驗上
謂宗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
上曰謝已晚矣遂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
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
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
免俄而復位上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
比妾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
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
仁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求侍疾詔威留守京師及
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
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

高頻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
脩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
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
御史大夫裴藴内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
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
夫賜爵房陵侯尋進爵爲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
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
感之反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之曰此小兒聰明
得不爲患邪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
感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
役不息百姓思亂微欲以此諷帝帝不寤從還至涿郡
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儇爲副威子鴻臚少
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
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
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温仁勁直性之然乎（廣陵公）
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
年身逐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
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

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鷹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弊願陛下還京深根固本爲社稷之計帝初然之後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恐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詣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爲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偉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開

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
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
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
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威昏耄羸疾帝乃止
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
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
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唐秦王平王世充坐
棄東都闔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
數之曰公隋室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
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
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唐高祖又不許卒於家時
年八十二歲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
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體所修格令
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
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
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
多不克捷由是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字伯尼少聰

敏有口辯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鐘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居職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爲弩樓車箱虎圈

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
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韓禽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名仕周至都督中州刺史自有傳禽虎少慷慨以膽略
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
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游集後以軍功稍遷
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周武帝伐齊禽虎說下獨孤
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永州刺史高祖作
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

寇江北前後入界禽虎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
高祖有潛吞江南之志以禽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
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
大舉伐陳以禽虎為先鋒禽虎領五百人宵濟襲採石
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
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
樊巡魯世眞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上其狀高祖大悅
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禽虎合軍陳主叔寶遣領軍
蔡徵守朱雀航聞禽虎將至衆懼而潰陳將任蠻奴為

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虎禽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
門陳人欲戰蠻奴擒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
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
晉王曰此二公者有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
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
太平之業平定江表乃二人之力也天下盛事何用過
此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禽虎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
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
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蹇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遂聽

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
歲及至京師弼與禽虎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
戰破其銳卒擒其騎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禽虎略
不交陣豈臣之比禽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
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死傷甚
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
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門
而納之斯乃赦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
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禽虎放縱

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得國公及眞食邑大軍之始出也上勑有司曰亡國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內築五埁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上御玄堂大陳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武職領兵都督已上及諸考使以射之先是江東有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禽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謠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虎前謂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禽虎更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視其威如此別封壽光縣公眞食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禽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云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禽虎子弟欲撻之禽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卒年五十五子世謂嗣世謂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爲將每先登玄感敗爲吏所拘

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謂曰令守者市酒殽以酣
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
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禽虎母弟僧
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
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授大將軍封昌
樂縣公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禽虎爲廬州總管朝廷
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轉熊蔚二州刺史進爵廣陵郡
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雞頭山後坐事免數歲
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
素破突厥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封新
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
人達奚通妻王氏能清歌朝貴多相命觀之僧壽亦豫
焉坐除名尋復本位卒於京師有子孝基僧壽弟洪字
叔明少驍勇善騎射旅力過人仕周以軍功拜大都督
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加上開府封甘棠縣
侯及高祖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
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虎在圍中衆皆
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歎伏焉王

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轉廉州時
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尋
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
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
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
雨洪僞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
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恒安
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
然傷之改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齋供拜洪隴西太
守未幾珠崖人王萬昌作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
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平之
還師未幾旋遇疾卒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洛陽人也父敦周中州刺史贈大
將軍自有傳弼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
記有重名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封當亭縣公
遷小內史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
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高祖
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及高祖受禪陰有平江

南志訪可任者高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誓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違誓有垂違得蒸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防人交代其衆復遂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不之覺乃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遽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貧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虎已執陳主叔寶弼至

乃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忿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虎之後於是與禽虎相詬挺刃而出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牋命乘驛車歸已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晉王以弼先期決戰故違軍令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逆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座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眞食冀邑三千户加寶劒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久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特獵人馬喧譁久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弊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

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尅其七臣奉勑兵以
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勑書
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
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比悉平定轉右武候大將
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柬萬榮
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數婢妾曳綺羅者
數百時人榮之弼自以功名出朔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
既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
免官弼怨望逾甚後數載下獄上謂曰我以高熲楊

素爲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唯堪啖飯耳是何意也
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
語公卿奏弼怨望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自可求
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即禽陳叔寶
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
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酬賞今還
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爲民
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遂不復任使然宴賜遇之甚
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弼爲五言詩詞意

憤怨帝覽而咨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
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
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
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
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
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
語熲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熲皇太
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
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求荆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

不改也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
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而呪曰臣若赤誠
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
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
嘗謂弼曰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也其間
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鬬將非
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
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即位尤被
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伐廻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

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太侈與高
熲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告竟坐誅時年六十四
妻子爲官奴婢群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
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弼叔父誼性剛
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略陽
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封霸城縣子加開府歷原信二
州總管及兄敦以讒毀伏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
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候將軍海陵郡
公後以突厥爲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
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
乞骸骨卒於家子舉襲爵
李穆字顯慶自云其先隴西成紀人漢都尉陵之後兄
賢周太師遠柱國大將軍皆列在周史穆少明敏有度
量周文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信遇穆亦小心謹肅未
嘗懈怠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悅
黨史歸據原州猶爲悅守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
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
孝武封永平縣子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並有戰功

沙苑之捷穆言於周文曰高歡今日喪膽矣請速逐之
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邱山之戰周
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下馬
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
住此敵人見而輕侮之不疑是貴人遂捨之而過穆以
馬授周文遂與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而與
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眄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
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
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

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爲報乃
特賜以鐵券恕其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周文其後厩內有驄馬
盡以賜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妹一人爲郡君自
餘姊妹皆爲縣君兄弟子姪及緦麻已上親并舅氏皆
沾厚賜其褒崇如此從解玉璧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
州刺史大僕卿從于謹破江陵以功別封一子長城縣
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又擊曲沃蠻破之儀授
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爲儀同三司以兄賢子爲高平郡

守遠子爲高平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深懼滿盈固辭不受周文不許後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孝閔踐阼又封一子爲升遷縣伯穆請廻授賢子孝軌許之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柰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從坐戮穆請以子惇怡等代基之命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義之而兩釋焉明帝即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

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

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

時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

天和二年奉詔築通洛城進爵

時中國公舊爵廻授一子

尋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邑

邪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

盧諸鎮建德初遷太保尋出

爲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

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

孫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

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

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

人情尚擾穆請以鎮守百姓懷

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

千戶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

詔加太傅仍總管及高

祖作相尉遲迥舉兵遣使招穆鎮其使上其書初穆
子士榮以穆所居皆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迥穆曰周
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吾豈能違天乎乃遣使謁
高祖并奉十三環金帶蓋天子誼爲朔州刺史亦執送京
師迥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
討獲子勝高祖嘉之以穆勞迥破鄴城第一勲加三轉
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軌榮忍才並儀同大將
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爲容國公穆

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詔曰公既舊昔德
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
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慰恒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眞
食成安縣三千户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
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
骸詔曰公既耆年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若有
大事須共謀議別遣侍臣就宅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
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人穆乃上表極言移都之
便上素嫌臺城制度窄小又宮內多鬼妖厭威嘗勸遷

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感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
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振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
餘下詔美之且曰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
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
吾荷國恩年官已極啓足歸泉故無所恨但不得陪玉
輦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光景所在斯乎詔遣黃
門侍郎監護喪事賵儀甚厚使持節十州諸軍事冀
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百
僚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齎哀冊文祭以太牢長子
惇字士獻周文令功臣長子並與略陽公游處惇於輩
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翫珍奇無不班賜封安樂
郡公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
子筠襲祖爵惇弟恰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恰弟雅
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荊州總管開皇
初進爵爲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位
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
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雄弟渾仁壽初忽忽其
叔父筠怪喬陰還兄子善衛賊弑之求盜不獲高祖大

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證瞿曇
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高祖議立後邳公蘇威奏筠不
執宜絕其封帝不許乃以渾爲嗣渾字金才穆第十子
也姿貌環偉美鬚髯起家爲周左侍上士尉遲迥反於
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
心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安
天下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適遇平
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受象城府
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蕃渾以本官領親信從往揚州及
爲萃高祖議立嗣渾親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
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分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利
之爲言於皇太子太子爲之表奏乃襲申國公以奉穆
嗣大業六年追改封穆爲郕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
夫九年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
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
之因醉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
忘渾聞之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陁自言
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爲天子勸盡誅海內姓李

者述知之言於帝曰伽陀之言信矣臣與金才夙親聞
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衛等日夜屏語或終夕
不寢渾大臣也身總禁兵不宜如此帝曰卿可覔其事
述乃遣虎賁郎將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
述推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
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祓讖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
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
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軍
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
婚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
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之間天下定矣
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
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
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二十人自餘
無少長皆徙嶺表穆兄子詢字孝詢賢之子也深沈有
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
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
得入武帝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

軍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遣喜孝寬
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
詢密啓請重臣監護高祖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唯詢
而已及迥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開皇初歷位
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謚曰襄子
元方嗣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周元年
以父賢勳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
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
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遷寧州主簿非
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
最授儀同三司歷位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攝太子
宮正周武平齊引參謀議以勳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
尋改封廣宗縣公高祖爲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
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
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何面目處天地間
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
諷諭之崇曰是亦歸心焉及迥平授徐州總管進位上

柱國開皇二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輙破之突厥
契丹等讐其威略爭來內附後突厥大爲侵掠崇率步
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
圍之死亡略盡突厥欲降之謂曰降者封爲特勒崇知
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效命以謝國
家汝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
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沒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
史謚曰壯子敏嗣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於
宮中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

歌舞弦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
婚對勑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
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
尊唯一女未當爲沒求柱國若授餘官謹無謝及進見
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儛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
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邪
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
女壻惜官今授鄉柱國敏延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
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公歷豳金

華岐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
宴賞賜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遣
言於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廻與
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闕
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加光
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
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曰是人
懼數無從叔渾及從弟善衡等奔入私語字文述知而
奏之竟與渾同誅事列于節其妻宇文氏尋亦賜鴆而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東雍州刺史周
史有傳睿少沈敏有行檢周文時以功臣子養宮中復
命與諸子游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懽七歲襲爵廣平郡
公累加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
州刺史周閔帝踐阼徵爲御伯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
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父
禦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
斛律明月於洛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歷數州刺史涼

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
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州而謙反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
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
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
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
據嶮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
奮擊大破之鼓行而進謙將敦豪守劒閣梁巖拒平林
並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那瓌達奚基等以盛兵攻利
州聞睿將至分兵據閬遠睿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劒閣

與將軍牛文豊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
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基自平
及申破之基奔歸于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基乙弗虔
守城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破之謙將入城基
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道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
斬謙于市劒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
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邑千戶睿時威振
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酋爨震特遠不賓睿上疏曰
南寧州漢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

提四郡户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
并犀角晉泰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
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王繹遣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
遠略土人爨瓚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
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
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夷獠既訖即請
置郡南寧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
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用睿之策也睿威惠
兼著民夷悅服聲望益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
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當達事機故
睿密表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待之甚隆睿復上平陳
之策詔嘉之睿時見突厥方彊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
上深嘉歎荅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内
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召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
睿升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
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世上賜以板輿每有朝
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大盛
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薄多不以實

請朝堂稱歷者前後百數人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
多獲罪睿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
從至洛陽而卒謚曰襄子洋嗣歷位嵩徐二州刺史虎
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賡封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長孫覽字休因其先代人也祖承業魏太師上黨王父
紹遠周贈柱國大將軍俱有傳覽性雄雅有器度喜慍
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曉鐘律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明
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爲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
公即位是爲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
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矚目帝每嘉
歎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
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
位柱國武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上柱國遷大司徒
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
將有事於江南徵覽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
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死覽欲棄
置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乃還上嘗命覽與安德
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

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等共享終言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等誠信公子宜數參見之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懇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後授涇州刺史所至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位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覽從子熾字仲光父兒仕魏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能絳二州刺史襲爵平原縣公熾性敏慧美姿容頗

涉群書兼長武藝初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爲通道館學士歲應其選高祖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太業中歷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元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攝左候

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字季晟
性通敏綜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
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仕
周爲司衛上士未知名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
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群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
之名將豈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
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
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帳
前後使人數十輩多爲攝圖所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
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而以兩箭與
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
貫焉攝圖嘉之命諸子弟與公主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
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焉爲攝圖所
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以相託晟每與之遊獵因察山
川形勢部衆彊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
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
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
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

立由是大懼脩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震
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以先知攝圖珮厥阿波突
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彊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
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
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珮厥之於攝圖兵彊而
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
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
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
唯彊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
珮厥說合阿波則攝圖還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使
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
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
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如指諸掌上
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珮厥
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珮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
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
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
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

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欲襲其牙攝圖乃懼退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彊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於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分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彊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以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

女壻奈何無禮不拜婦公乎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
婦公乃拜受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將車騎
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弔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
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
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
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擒俟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
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天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
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戮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
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
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民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
劉昶其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
乃不脩貢又遣晟出使微覘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
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窮惑雍閭晟還以狀
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
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
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寺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
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泣殺太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
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

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
威靈玷厥深干必又受其饑疲疆而更反後恐難圖且
突厥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今兩世臣前與相見
亦已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
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多遣慰喻深干許尚公主十
七年深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
之晟說深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掠深
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深
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
突厥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
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
襲深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深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
殺而部落亡散深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
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
太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
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深
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
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
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深干大懼謂其衆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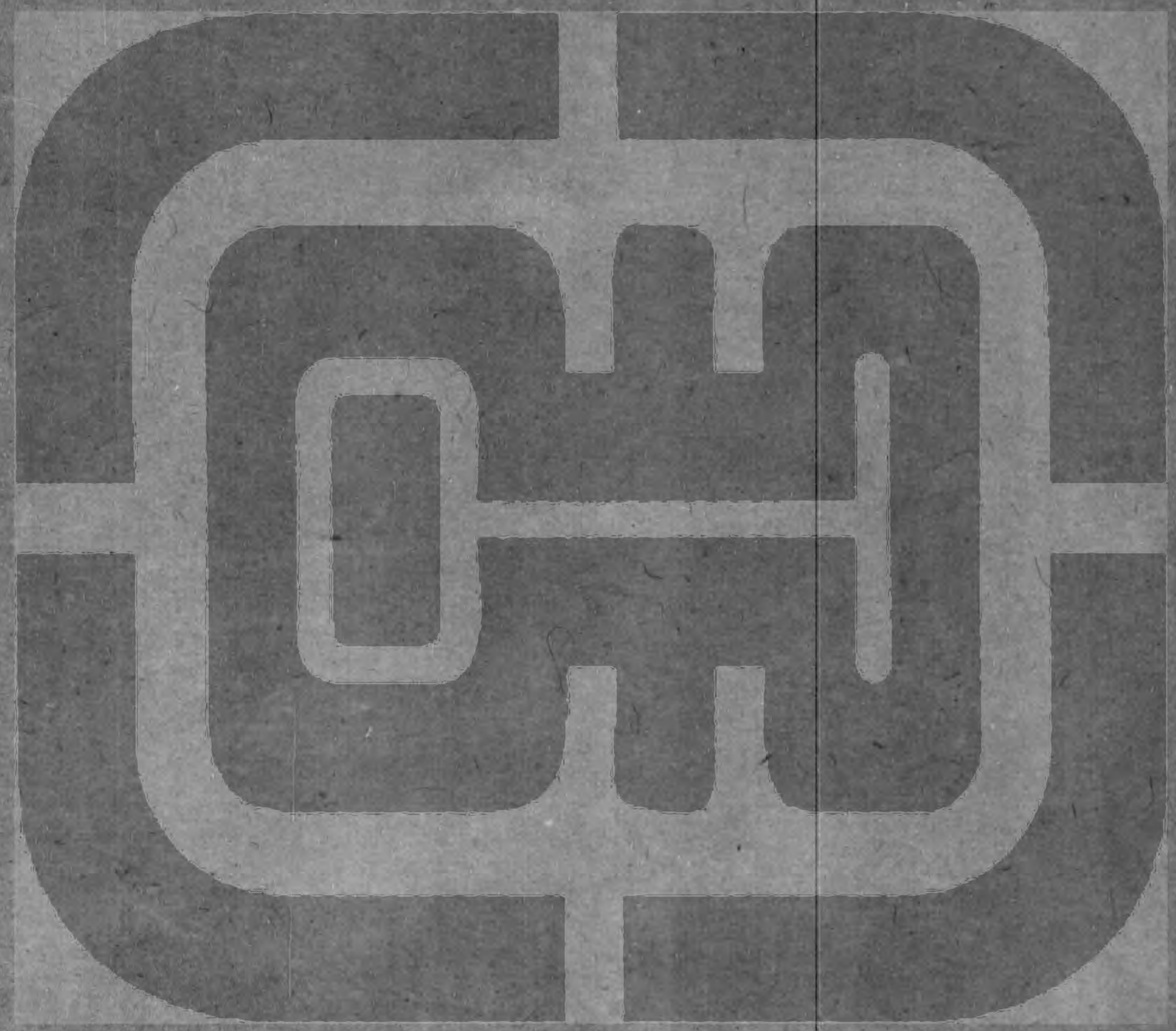
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慕容留其兵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慕容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雞鬨問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意彌豆啓民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二十二人分爲兩朋啓民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民之朋竟勝時有鶩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既衆雖在城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擿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來降附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口以爲秦州行軍總管

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懽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王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霹靂晟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上開府儀同三司仁壽元年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只下垂被地謹驗兵書

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解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之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石事畢入朝遇高祖崩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勑以本官爲相

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
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
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
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涤干驚
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涤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
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
涤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
根大香涤干遂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國家法天子
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埽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

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涤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
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
法耳賴將軍教導之遂拔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
部落爭倣傚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
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
益喜焉後除淮南太守未赴徙為右驍衛將軍五年
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
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
憂毀瘠朝士所稱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

公論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
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
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恒
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列傳第七十三　通志一百六十